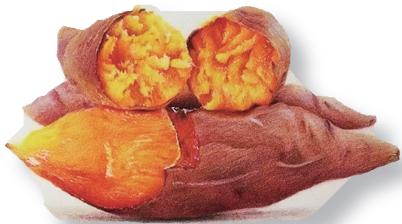


烤红薯 寒冬里的暖和甜



那热烈的香甜啊

王虎山

红薯真好，蒸着吃，煮着吃，烤着吃，能做菜，也能做主食。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烤红薯，那股沁人的香甜和浓烈的芬芳萦绕味蕾嗅觉，几十年丝丝缕缕，缠缠绵绵，经久不息。

童年时代，霜降过后，母亲会把分到的红薯小心地储藏到院门口的地窖里。虽然红薯就那么矮矮的小小的一堆，与旁边满墙的大白菜、土豆比起来，势单力薄了些，却泛着红色的喜悦、诱人的光泽和口舌生津的美好。

那时候，冬天比现在冷很多，大雪一场连着一场，西北风也是一阵又一阵卷过来荡过去，天地之间苍苍茫茫，冷冷清清，不戴帽子，不戴手套，不捂得严严实实，是不能轻易出门的。裹挟着风雪推开院门，就会闻到浓烈的温暖的让人兴奋的香甜味道。不用说，一定是母亲早早围着火炉，给回家的孩子烤好了驱寒暖胃的红薯。

烤好的红薯并不多，只有长长短短、胖胖瘦瘦的两三个，表皮焦黄，裸露的小口里渗出金色的汁液，摆在炉台靠近烟筒的地方，满屋香甜。我和哥哥姐姐们脱了帽子，摘了围巾手套，围着火炉跺着麻木僵硬脚，满心欢喜地分着软绵绵香喷喷的烤红薯。通常，大个儿红薯要分成三份，小一些的一分为二，虽小小的一截，那幸福的滋味早已融化了冰天雪地。掰开的红薯，会从不规则的裂缝里迸发出逼人的香气，从脚趾到发梢，飘飘然醉了。软糯金黄的红薯是舍不得几口吃完的，要小口小口地一点点含在嘴里，与泛滥成灾的口水完美融合，汇成一股雄壮的甜甜的河流，慢慢滑入生命的肌体。寒气渐渐散去，额头冒出一层调皮的细密的满足的汗水。看着母亲被炉膛映红的脸颊，我们每人会掰下最柔软的一块，挨个儿喂给母亲。母亲总说，吃过了，吃过了，还是抵不住儿女们的娇嗔，一家人的笑声直到今天还是那么清晰。

红薯在清苦的生活里让人品尝到甜的滋味，让人忘记困顿的烦忧，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；让人对未来充满阳光灿烂的想象，迸发出对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。甜是点燃希望的火种。

在众多随我一起成长的味道中，红薯的香甜胜过窖藏的佳酿，每当掀开记忆的盖头，那股激荡人心醉人心田的幸福便喷薄而出，一幅幅流淌于血脉之中的甜蜜画面顷刻间恍如昨日。

美好生活的脚步超越了想象，历史总在进步，小小火炉里孕育而生的温暖与香甜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多年后，我常在凛冽的冬天游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。半人高的大火炉，冒着炽烈香味的烟筒，一辆简易的平板车，一堆泛着阳光的精亮炭块，裹着大衣缩着脖颈的卖烤红薯的人，一排焦黄的软塌塌的红薯，几声沙哑的低沉的叫卖难以抗拒。

那热烈的香甜的味道啊！

有个问卷：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我答：烤红薯。

其实，我喜欢吃的东西很多，可我还是填上了烤红薯。只因那天是小寒，屋外西北风呼呼地刮，屋里暖气坏了。我披着大衣，嘴里呵着寒气，不可遏制地想到了烤红薯，特别想坐在铁炉子前，暖暖和和地趴在母亲腿上，等母亲给我烤红薯吃。

我上小学时，住家属院，数九寒天，家家屋里安铁炉子，烧钢炭取暖。下午放学，写完作业后，我坐在炉前，一边背书，一边看母亲在案板上，把洗干净的红薯，切成一片一片，贴到擦干净的炉子上。过一会儿翻一下。母亲把烤好的红薯片放嘴边吹，试试温度，不烫了，再塞我嘴里。我眯着眼，细细地品尝烤好的红薯片，外脆里绵，后味香甜。有时母亲下班早，会把整红薯搁到炉膛的灰

里，盖好盖子。我放学回家，母亲用火棍拉开盖子，把灰里面的红薯刨出来，在地上磕打几下，弹去上面的土，两手一掰，热气腾地冒到空中去。我最喜欢闻这味了，香味扑鼻，吃到嘴里甜甜的，软软的。

搬家后，家里烧土暖。没了铁炉子，不能烤红薯了。还好，我家拐角处，有个小伙子推着平板车卖烤红薯。烤炉用大汽油桶改成，炉膛里放两层铁条算子，下面烤，上面保温，最下面是煤炉，平板车上搁十来块蜂窝煤，可以用一天。

卖烤红薯没秤，按大小论价。母亲常送他水喝，我们买时，他会拿大的算成小的价钱，母亲就偷偷把钱塞进他棉大衣口袋里。后来，他把新娶的媳妇也带来了，没生意时，两人坐一起，头顶头，说着悄悄话，媳妇红红的脸，不知是热的，还是羞的。

最喜欢的食物

王红英

这几年随着烤炉的出现，人们在家就可以烤红薯。不过，烤出来的红薯，没有铁炉子暖暖的热，也没有那种香，更没有母亲的那种体贴和爱护。原以为母亲的爱会地老天荒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母亲的老去，才知道爱终有一天会消失。想到母亲最不放心的生活，时刻担心我夏天的炎热、冬天的寒冷。想到王阳明说，孝是让父母心安。于是，此刻，我拿起手机，拨过去，听着她的声音，告诉她，我这里很暖和，我很好。



赵华川 绘

雪夜炉火旧时光

皎 君

每当秋风飒起，五一路上银杏树扇形黄叶飘落时，父亲就会把铁炉子请进家里，把一截一截烟筒套起来，烟筒横平竖直地自屋中间通向门上方的窗户，从玻璃上的圆孔伸出去，这样，就可以生起炉子做饭、取暖了。冬天放学回到家里，铁炉红红火火，温暖洋溢。

入冬的夜晚总是来得早。晚饭后，大人做家务，小孩子做作业，小孩子做游戏，长长的灯管把屋里照得亮亮的。雪悄悄下起来，很快，房顶上地上都白了，院子里银装素裹，雪花飞舞。大家兴奋起来，都停下了手里的事情，总觉得要做什么才能抒发兴致。父亲问：“你们想吃烤红薯么？”“想吃！”孩子们异口同声。“谁去拿？”他又问道。我们家住小独院，南房储物，冬天的白菜萝卜土豆柿子苹果核桃，还有腌制的酸菜、雪里蕻、糖醋蒜等等，全都放在里面，很冷。姐姐和我当仁不让，冲进去挑拣细长的红薯，两手捧得满满地回来，妈妈用水洗净擦干。父亲把炉盖钩开，再把一圈圈炉盘钩起，把红薯一个个摆进炉台，然后把炉盘、炉盖依次盖好。孩子们安下心来继续做事。烤红薯掌握火候是关键。刚开始需要火大点儿，用炭火最好，能迅速烘烤，但要不停翻动，炉盘被不断打开又盖住；过一会儿又要用碎炭闷住火，压住火势继续烤，保证外皮不焦糊，里面不夹生。当炭都烧成炉渣时，就该用泥火了。铲一锹煤泥倒入炉膛，捅个圆孔，火苗就“嗖嗖”从下面蹿上来，不温不火慢慢烤红薯。父亲守在火炉边，火苗跃动着红光，红光映衬着他清癯、儒雅的面庞，他那双为患者把脉的手被炭火熏得黢黑。炉盘上坐着铜壶温着热水，馋嘴的小弟弟不时跑过来问“红薯熟了没？”大一些的孩子则借着倒水来探一探。渐渐地，烤熟了的红薯的香味不可阻挡地弥漫开来，诱惑着味蕾。父亲伸手进炉台摸摸这个，捏捏那个，把烤熟了的红薯取出来。我问父亲：“不烫么？”“烫啊！手要快点。”他一边示范一边告我。雪花还在飘飞，烤好的红薯刚一出炉，就被迫不及待的孩子们取了去，剥去外皮，黄色的瓤肉浓甜的汁让人垂涎。而这时总有一个不为所动的，是我的妹妹，她是要定心做完功课才来吃的，父亲喊她好几次也仍然纹丝不动。

那白雪之中静谧、温馨的小院，那小院中细细铁丝上的白雪，那白雪般纯真的少男少女们，和那如白雪一样沉厚的父母之爱，随了烤红薯那独特、诱人的滋味，唤起了旧日的好时光……

那年深秋，从东北千里迢迢途经北京，出站后闻到一股诱人的烤红薯味，循着空气中香甜的丝丝美味，找到一个卖烤红薯的老人，手推车承载着一个大铁桶炉子，烤熟的红薯一个个瘫软地码在炉子边沿。

什么北京烤鸭，什么满汉全席，一个烤红薯，满足了困顿旅人的馋欲和乡思。

自小在华北平原腹地的姥爷姥娘家生活。每年红薯刚熟，姥爷姥娘就在拉风箱的灶火里，在烧炕的炕洞里，经常给我埋个红薯烧烤，记得姥娘满手黑灰翻弄，操心地恐怕烤糊烤焦。

农人珍惜土地、珍惜土地上种植的植物，更珍惜秋收的高粱玉米芝麻花生红薯白菜萝卜，每个秋天都充满了劳碌和喜悦。

一饱忘故山 不思马少游

韩淑芳

幼年贪嘴，姥娘把红薯皮剥开撕去，给我小心地“嘘——”“嘘——”地降温，焦黄的红薯肉就盛在父亲抗美援朝带回来送我的不怕摔的纪念碗里，这时节眼巴巴期待着的小孩子早就垂涎欲滴迫不及待了，咬一口，一丝丝香甜的，一丝丝清新的，一丝丝糯糯的，一丝丝油油的……妙不可言的烤红薯味浸透小小心房。

夕阳斜照，炊烟四起的大平原上，秋田上稼穡黄熟，层林尽染，凉风吹来，吃一口热乎乎的烤红薯，真是人间美味！

其实，我们老家的红薯品种是那种干面干面的，吃急了噎人。

街上的炒栗店曾经有一段时间卖烤红薯，十来块钱才能买到一个小小的红薯，抵挡不住香味的诱惑，我买来奢侈地过童年的瘾。原来是烟台蜜薯25号，油润细腻甜蜜幽香，太好吃了。

我从网上买了蜜薯，想方设法给母亲烤红薯，结果母亲说没有老家的味道。

一闻到烤红薯的香味，就想起姥爷姥娘的音容笑貌。不知道经年之后，我的后人可曾留下什么童年的美味让他们想起我这个老祖母？

又想起美食家苏东坡，他可曾吃过烤红薯吗？

结果查到他真写过一首诗：

红薯与紫芽，远插墙四周。且放幽兰春，莫争霜菊秋。穷冬出瓮盎，磊落胜农畴。淇上白玉延，能复过此不？一饱忘故山，不思马少游。

此红薯是不是我们吃的红薯就无从考证了。